

阴阳人

熊沐著



124.8

164-c₂

阴阳人

熊沐 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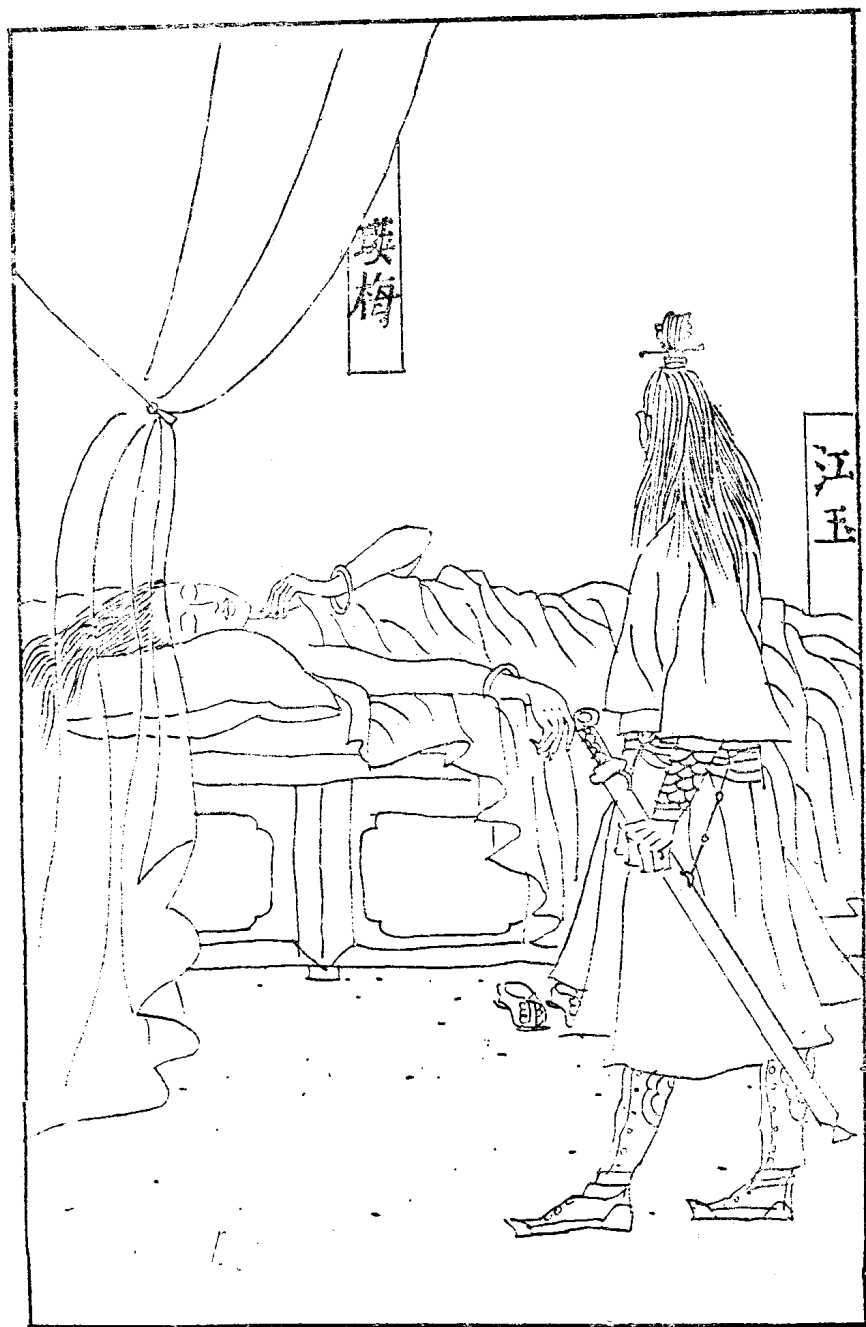
江苏文艺出版社

熊沐先生，壬辰年生，性豪宕，嗜武。著有武侠小说第一系列“人的天下”六部，第二系列“鬼的天下”六部，第三系列“兽的天下”六部。

梅英



1. 好一招“阴阳割昏晓”。





梅英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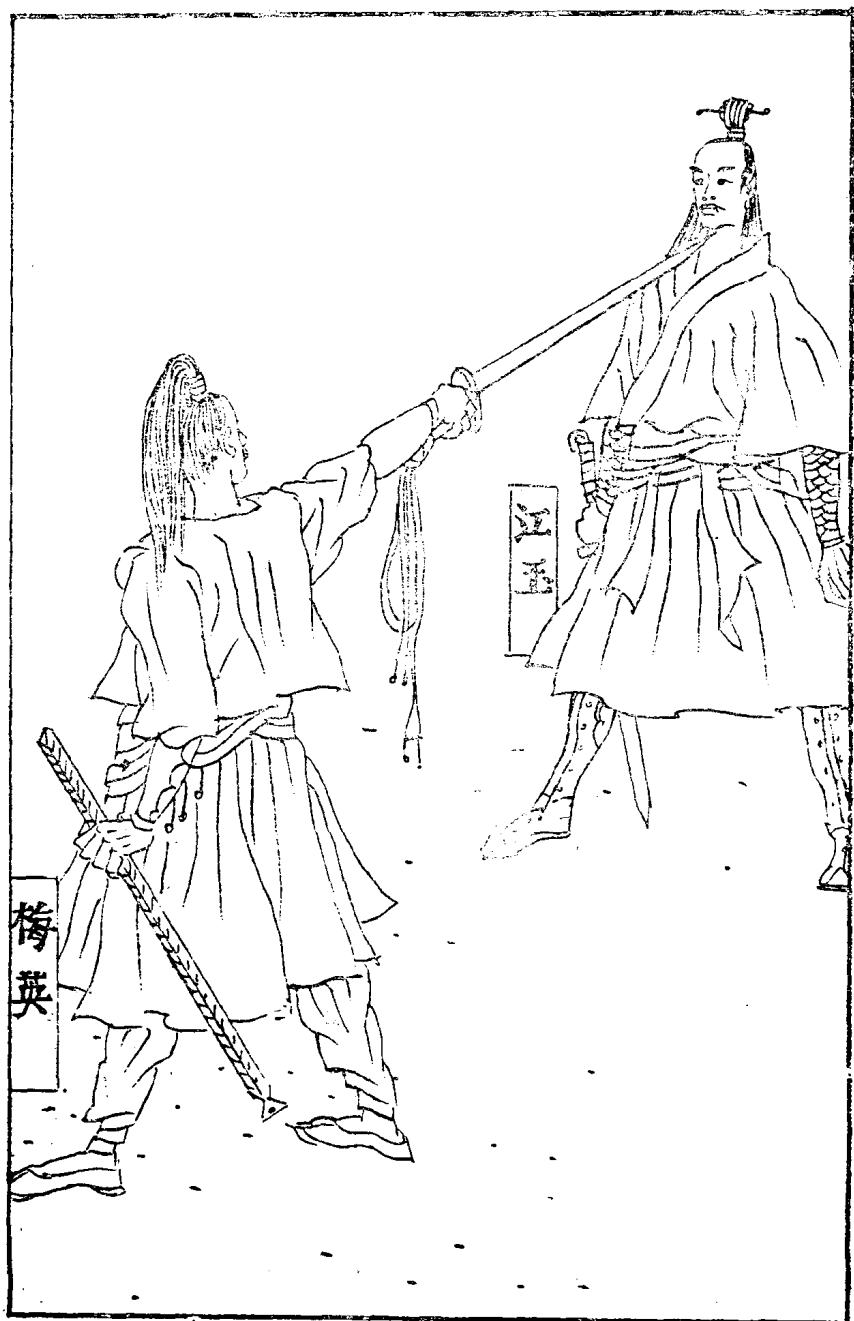
秦越女

4. 他曼声长啸,挥手而出,达摩十八剑势如流水行云。

欣悦長老



5. 十九枚暗器象听得了一声号令，都卟卟卟扎入老僧面前的地上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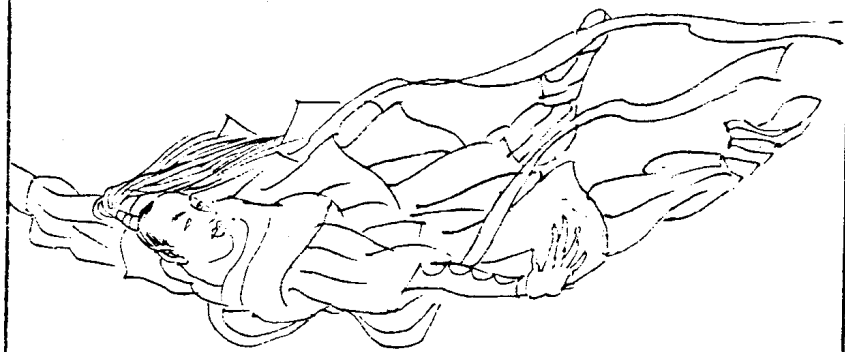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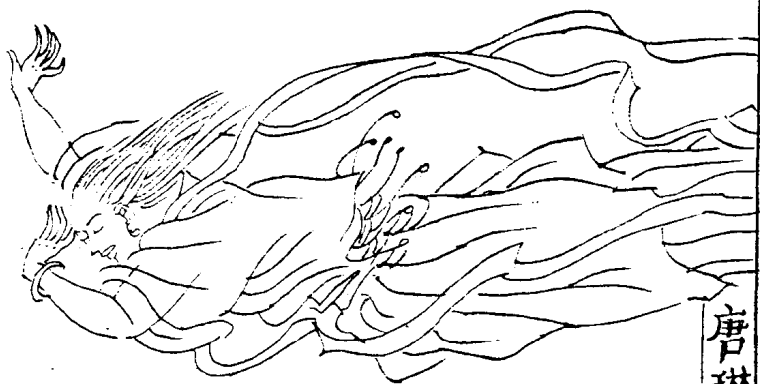


6. 剑尖直指他的喉间。



7. 两人都知道这生死之较讲的是什么。

唐琳



梅英

8: 他飞在空中,才知道女人与男人在一起那和谐,那奇妙。

上册目录

一	求婚	(1)
二	哀求	(34)
三	心曲	(65)
四	神功	(97)
五	风波	(133)
六	痴情	(160)
七	情痴	(189)
八	囚室	(246)

下册目录

九	心魔	(277)
---	----------	---------

十	攻寺		(306)
十一	邪恶		(337)
十二	探庄		(358)
十三	杀心		(390)
十四	阴谋		(423)
十五	疯狂		(453)
十六	栽赃		(481)
十七	情探		(508)
十八	魔劫		(532)
十九	再生		(561)

一 求 婚

五月初十，北方春风和煦，旭日送暖的时节。

在南国，怕已是临暑热之际，日照暖风，人人思凉。但在这冰雪方化的北国，却刚刚吹绽了红柳上的毛狗狗儿，吹化了小溪里残留的冰块，化出了千奇百怪的冰花花来，狗虾也在溪里抱着滚，这是兽禽思偶、少女思春的季节。

奉天府是北方一大通衢要镇，自大江以北，幽燕之外，当数奉天府热闹。在奉天府西大街上，有一座三层的古旧酒楼，这酒楼是名闻天下的“北方春”。酒楼的建构自然同南方那清秀俏雅的风格不同，它楼左侧有圆木搭砌成的楼梯，楼梯是用一根根圆木搭上去的，在人脚踩踏之处用铤子刨出鱼鳞状的面儿来。从这楼梯上去，进了酒楼，就更不同于那些寻常酒楼了，里面有整整十张桌子，都是整整块块的木头割成的方桌，方桌边是凳子，都是那很笨重很厚实的柞木凳子。别说这凳子上坐着一个人，就是三五个酒醉的大汉一齐踩踏上去，这凳子也会纹丝不动，完好无损。

五月初十，本来不是什么节庆之日，在江湖之人看来，就更没什么特殊可言，但在这“北方春”酒楼上，竟然聚集了许许多多的江湖人物，从一楼到三楼，都有些江湖人物围聚在桌边，默默饮酒。他们的衣着服饰各不相同，居然有南国公子模样儿的，有北方夷狄服饰的，还有的披发赤足，身披麻布长衫，脸上冷冷漠漠，像对这周围的一切都不感兴趣。这些人各自守着桌子，静静地喝酒，从早晨开始，直至中午，也不见有人下楼去，所有的人都不吵不嚷也无人贪杯，都细细品嚼着美酒佳肴，更有的只是在手里玩着酒杯，不去喝杯中的美酒，手边的玉箸也不曾动过几下，任由那满桌佳肴变凉变冷。

只要是楼梯有响动，众人目光便向那响处望去，注视上楼来的人，待等得看清这上楼之人不过是店伙计，端着菜肴，或是美酒时，这些人不由得脸上显出些失望来。

日已近午，众人的神色便有些不耐烦起来。

楼梯又响，众人又不约而同将目光投注在这楼梯处。

上来的是一个白衣书生。这人穿一件白布长衫。长衫是细布做的，且有几分陈旧，但又不破烂，显然这人穿衣很是用心的。他走上楼来，看看二楼楼面上的人坐得满满的，就不停步，向三楼上走去。及待到了三楼，一看这些江湖人物，不由得脸上略显惊异。但也只是略为迟疑了一下，便慢慢走向前去。

在那十张桌子正中，有一张桌刚好闲着，桌边没人，桌

子也是空的。

他慢慢坐在这桌子边上。

众目所视，他仍不慌不忙，静等着店伙计来侍候。

旁边一桌有个大汉，额角边生一块斑痣，是红红的砾砂痣，这痣使大汉的脸相带几分凶恶，他走过来，站在白衣书生面前，冷冷问道：“不知这位先生同俏梅山庄有什么渊源？”

白衣书生斜睨了大汉一眼，早已把大汉瞧了个清楚：这大汉背后背一柄松纹古剑，剑梢长而有悬缘，剑身也较一般长剑长那么三四寸。这大汉穿一件赭色道袍，道袍上印有暗色寿字纹花。白衣书生心中暗道：看来这人是平阳山三清观的人了，身手也自不弱。

白衣书生懒懒地看他一眼：“在下口渴肚饥，要上这酒楼图一个温饱，什么是俏梅山庄？俏梅山庄又与我有什么相干？”

周围九桌之人，皆是江湖人士，见这道人来与白衣书生搭话，便都凝神倾听。众人看这白衣书生，人很落拓，神情落寞，虽然满面风尘，却无一个包袱在身，无琴囊剑袋，自然不是游侠雅士，无包裹随从，更不是什么富家公子。看他那寂寞神色，又多半是那种读书不第的落魄文人。这种人最好的命运是替大户人家课子授业，每月混三五两银子花销，连个像样的婆娘也娶不起。再落魄些的，就在大街上游来荡去，为人家写个书信，替丧家吟个挽幛，图上一顿两顿饱饭而已。所以众人一听这穷酸书生说他只是要上楼图一顿饱饭，

便个个笑而点头，知这人不是什么重要人物，更不是俏梅山庄差遣之人，对他不再留意了。

额角生痣的道人心里暗暗好笑，知这白衣书生只是一个痴呆之人，并不是俏梅山庄之人，他连俏梅山庄是哪里都不知道，更说明他不是武林中的角色，就嘻嘻一笑道：“如果你不是俏梅山庄的人，就请不要坐这张桌子了，这张桌子原是一些朋友们订下的，在等人，等一位很尊贵的客人。如果相公肯到一边去吃饭，相公的这一餐饭钱便由我来付，好不好？”

白衣书生望望这个道人。道人额角上的痣很是怕人，但脸上带笑，笑意殷殷，倒像是一个和气道人。

白衣书生不由得一愣，他看着这道人，像是不明白这道人为什么要为他付这餐饭钱，他抬头盯住道人：“我兜里自有银两付饭钱。”

有痣道人是好脾气，笑道：“我不是怕相公付不上饭钱，而是想求相公照应照应咱们这些朋友。这些朋友们从早晨等到现在，为的就是等这俏梅山庄的贵客。这张桌子是众位朋友一大早就订下的，相公是不是照应一下这里的朋友们？”

白衣书生脸色绯红，他知道这九张桌子边的人都在看他，等他下楼。他不想下楼去，更不想在众人面前悻悻而去。人虽穷，但志气不穷，他为什么要下楼去？听这有痣道人说他们早订好这张桌子，也未必可信。如果他们真的早就订好了这张桌子，为什么不在这桌边上坐上那么三两个人？为什么让这张桌子空起来？明明是谎话，也明明是欺他人穷，他怎么能忍受这些人的凌辱？

白衣书生仍稳稳坐在桌子边，望着这有痣道人一笑道：“如果你的客人来了，我一定把这张桌子让给他，这样好不好？”

额角有痣的道人一愣，他没想到这个白衣书生这么难讲话，也没想到自家会碰上这么大的钉子。他额角那痣突然胀成紫红，脸色变得难看起来。他说话虽然很客气，脸上带着笑容，但对这白衣书生甚是轻视，根本没料到这穷酸书生敢于推拒，道人冷冷一笑，心内寻思：“当着这么多江湖人物的面，难道要我三清观折了自家威风不成？观主就坐在一边，必定会怪我办事不力，出乖露丑，不用等俏梅山庄三人到来，只碰上这么一个穷酸书生就束手无策。我今天不给你一点儿厉害看看是不行了。”想到这里，他的额痣胀成紫色，脸上也带了煞气，慢慢伸手出去，把手掌砍向白衣书生的右臂。

他这一招，是想把白衣书生的手少阴心经脉穴道制住，然后一拎而起，把他从楼梯摔下去。

白衣书生不是武林中人，看样子就似乎浑然不觉，他右臂正舒舒服服地放在桌上，在四处张望，等店伙计来侍候。他大概是看出了这三楼上一桌桌的客人都不是寻常人，就十分好奇地东瞧西望，全然不知江湖上的禁忌，也不知道这额角有痣的道人此时正要封他穴道，摔他下楼。

九张桌子边的人都冷冷看着他们，看着这白衣书生出丑。

有痣道人身手不弱，他手掌甫出，便很快递向白衣书生